

由其式。半藉其儀。察及世事。由覺悟司。目可見者。為有其形。目不能察。另有其形。至曰紅蓮。亦有兩式。一內一外。一離一即。一用手裁。一由心植。一灌一培。賴靈之力。靈何以明。明在悟澈。紅蓮之形。五內自結。一明其常。自無着相。常有其長。長在其量。一攝一括。一動一活。一靜一舒。無不勃勃。未覺其長。可覺其常。由悟而澈。可作津梁。一清一淨。一靈一性。由覺悟來。返安樂境。萬般世事。擾擾煩煩。靡知所止。難復生難。遇人而問。有何所參。人不能答。非在難參。為未悟澈。欲覺無從。乃有攝性。輔己玄通。

德潤身兮福在中。中庸一卷卽通融。

三教同源齊一化。五常八德省為宗。吾乃

范仲淹也。曰。聖門遺訓。不外一正字為宗。乃守其正。則合乎古者之風。以一正而別善惡。則善惡昭然若揭。至於正。實為天地之中心。三代之興也。以正臨世。以正律己。一言一行。皆本正而趨。則無往不利。欲守其正。先從格物而始。夫天地萬物。莫不有理存焉。乃窮其理。而考其物之源。十年一日。再考再研。久之則其理可通。故曰格物。物既能格。則是物之大小可知。知者明其奧也。其奧在何。求其精深之處。則可明其極。故曰致知。天何以玄。地何以黃。人何以生。物何以長。其奧在於理。既明其理。則可達其心靈。人之心也。其奧在何。求其精深之處。則可明其極。故曰致知。天何以玄。地何以黃。人何以生。物何以長。其奧在於理。既明其理。則可達其心靈。人之心也。由天賦之以性。而發其靈。亦曰人之主。一善一惡。皆由心生。故心之於人也。主其一生。正字在其心中。故一人之心。宜從一正而守。守而不放。不失其正。由心而修身。乃入於道。道不可須臾離。由大道而修其身。其身必正。心既正。身既修。而後以身作則。示人以範。故曰齊家。卽由近而遠。由小而大。由一身而及一家。由一家而推於萬家。故曰大

道治。天下平。夫天下萬物。莫不可格。格物由心而動。其動必正。一正其動。其念亦正。故聖門以中庸化人。不偏不易。一正常守。又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天下之正道謂之中。天下之正理謂之庸。由盤古氏而還。日月並行。依其正向也。故修身之道。不外一正。一正為善。取一正而及人。此之謂正道化人。道不遠。向正可求。心為正。其正為性。人之性善。其善性賦之於天。人性宜守。苟不守。則失其正。故曰。習則遠。故先聖賢以守正性為訓。富貴。人之大欲也。苟不由正而得之。不取也。故世俗有安份之名稱。卽安其本位也。又曰。素其位而行也。夫人處世。所求者何。求心之安也。一衣一食。求之以道。則心安而內平。心安之外。又何求焉。故曰。安其位而守正道。心既能守。正既能拳。則可向五常八德而深求。天地之大也。其安平所繫。繫於倫常。由倫常而化人。人皆有禮自守。故古之君子。教人以禮。由禮而致和。復由以禮節和。故天下可致中和。故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和而致也。亦由禮而及也。倫常之端。繫於一禮字。故曰人有禮則歸聖。一正一禮。是儒家立身之始。

夫人處世。不能一日離群索居。故宜立一正心。而與天下人交遊。更宜本曾大賢三省之訓。待人以忠。取一信而交友。所學者能否身體力行。每日三省其身。則可寡過矣。交友之道。不可稍離信字。苟不能守信。則交友無益。於己亦有損焉。日中相處。難免多談。但所談各事。則宜本於五常八德之內。而歸。先由本身而始。求一德字而潤其身。有德者必有言。故宜先博己學。而後與人交談。學既博矣。則再思之。未思之前。則審之問之。審己所學。皆符先聖賢己所知。一切是否歸於正。思之復思之。故曰慎思。苟己所學。皆符先聖賢之訓。則可與志同道合而辯之。事不辯不明。故有明辯之舉。言乃心聲。苟其心正。而言由衷者必正。取一正而行。朝於斯。夕於斯。其行則篤。先聖賢之遺訓也。乃取一正字而垂後世。故人未發言之先。宜一審再審。可與言之言。反之則有失言之病。故言不可不慎。非聖賢之言不言。離道者不言。則言。背於正者不言。故曰。君子慎於言。至於行事。亦由一正而進退。故曰。一正身而天下化。先正己身。而後正人。乃不失一正。以禮齊正。以禮節和。由禮而趨於義。以義而交友則信。以義而愛人則和。行之以禮。拳之以義。

以禮義而節己。己心必正。由禮義而齊己。其意必廉。夫廉者不道不取也。率己之性。以律己以禮。其端則為知恥。先賢曰。知恥近乎勇。夫勇者。發於心。而行諸事。律己以正。此非好勇之勇。是守正之勇。亦不道不為也。乃曰。國之四維。四維之張。亦不外由一正字而始。古之君子與人交。亦有道焉。夫一人之善惡。無不由己而為。去其惡而善存。守其正而惡不入。故正氣之於人也大矣。夫正氣。浩然之氣也。凜於天而達於人心。一心一氣。皆與正字不離。發於心而揚於氣。一發其心。再返其心。其心正而氣自平。氣平則歸正。氣正則心勇。一勇在內。諸惡不侵。世俗有言。奉善直行也。苟稍失其正。又焉能直。故古之君子。向直道而尋大道。

先王制禮作樂。皆有其本。禮以齊己。正心修身。樂以調處人事。取一和字為本。如長幼同處也。朋友同宴也。皆用樂而調和其間。聞樂而知其用。聞樂而暢己。聞樂而明命。聞樂而益人。此作樂之本也。三代之時。每有樂會。古之君子。或以文會友。或以樂而會友。樂有古今之別。古樂自秦漢之後。則失。今樂祇存八音。樂之為用也。先取一鐘一鼓。亦曰金木之聲。金聲則

存天命。木聲則調人事之正。天命及人。由樂而達。古之制也。今之樂猶古之樂。亦有天命人事在焉。聖門遺訓。乃先取禮樂射御書數。夫射也。非盡假其力。取其正向也。故春秋之世。有穀正之名稱。御。讓也。謙也。知進退也。隨行後長者而御。御非易事。苟半途而聞雷鳴。其身亦不失其正。正其坐而敬神。神。天命也。御時。不橫視。不發言。不得不言時。則用和音而發。又不指於東。或指於西。故古之君子。先學御術而御。書以立言。取所學者而書之。而傳於後世。書時執筆。取一正為本。目不橫視。書時不言。屏除各思。每一發筆。皆不失於正。亦聖門之訓也。古之君子。書不潦草。端正而達形。此書之意也。數。一學也。久已失其過半。日月星辰。有數存焉。山川河嶽。有數存焉。國之興衰。有數存焉。一言而蔽之曰。天下萬事。無不有數存焉。夫數。非一二三四五也。伏羲。文王。周公。孔聖。皆精於數。世曰八卦。數也。寒暑更替。數也。人事浮沉。數也。故曰六藝。叱咤風雲祇一瞬。忠義存懷萬古留。

阿房宮室今何在。黃河流域與前游。吾乃

諸葛亮也。曰。身處宇宙之內。宜從忠孝存心。少讀孔孟之書。心存仁義。繼而熟讀春秋。明忠義之要旨。夫人處世。入則孝。出則弟。守此兩字而進身。自然坦蕩蕩。無往不利。天經地義。括於一身一心。不忘本。守仁義。懷古拳不失。則近乎君子之風。聖人之遺訓也。汎愛衆。四海之內皆兄弟。常存怡怡之表。守仁而處世。古曰順天。先從八德立本。日常三省其身。有餘力則學六藝之文。庶幾可近完人之道。自三代而還。慕道者寡。護道者亦寡。故世風日趨而下。文失其宣。故世人無從而慕。今也重振八德。專志護道。庶幾堯舜之風。重見於今時。其一曰。泰而不驕。處世之道。以讓為本。苟有一得之微。亦由一謙而置。故曰泰然。其二曰。忠孝繼世。己有所學。其學為何。從孔孟之訓。守忠孝之方。竭力而挽狂瀾。庶幾世風不再頽於下。其三曰。苟日新。誠其意而向道。其道在邇。進吾往也。自可及道。其四曰。日常自省。取五常之常。作三省之省。內省不疚。自可不憂不懼。不憂不懼。斯仁至矣。其五曰。取滄浪之清。去世間之濁。人或醉而我醒。人或濁而我清。其六曰。察乎玄黃。天地之大。萬物之繁。由一貫而括。無不通之理。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雖未明八卦之奧。亦可明其理。天之高也。地之厚也。星辰之遠也。皆可測及。何況於人事乎。日月有明晦。數也。潮流有進退。數也。明乎此。則前事可知。

江山不改三代象。川流不息証本量。

真心一點配乾坤。英雄肝膽亦無相。吾乃

關平也。曰。人生在世。宜取一定宗旨。以頂天立地為本。忠孝仁義為懷。少之時。則宜熟讀孔孟之書。及其壯也。則熟讀春秋。庶明大義。故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身在乾坤之內。常宜仰以觀諸天文。俯以察諸地理。善此身而達於人。苟有所學。則必身體力行。過則勿憚改。可考者典。可慕者聖賢。先立一志而守一節。一志一節。拳拳不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志節。亦仁義禮智之端。又宜取不憂不懼之態。以持其志。古之君子。所畏者有三。一為天命。二為大人。三為聖人之言。夫天命。正氣也。大人。完人也。亦曰可作模範之人。聖人之言。道德也。道德之

端。正也。亦禮也。一念之微。不違其禮。一聽一視。亦不違其禮。每言。必由道德而發。不可稍越乎禮。每一動。則不違乎禮。古人曰。知言知行。見人富貴。不必貪慕。孟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苟能如此。則又何貪慕之有。更有何怯之有。故曰。持其志。心存正氣。則無往而不利。苟有不如意。不可怨天尤人。君子固窮。孔聖之訓。聖人訓人。必至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世俗曰。意氣用事。古之君子不取。故曰。無暴其氣。閒常取六經而省己身。由六藝而達己志。庶幾不愧為人。

天地生人一正配。不忘其本善斯身。

五常入德今猶古。忠孝存心寓一仁。吾乃

韓退之也。曰。人受天之命。而立其身。本三代之遺風。而行其志。少學聖賢之規矩。壯行忠孝之深端。人之生也。各有不同。宜不怨於天。不尤於人。順天之命。而行所懷之志。苟有未達。則獨善其身。守堯舜之遺風。不變其志。○此之謂節。又由一讓而利於人。則可與世無爭。世人之病。在於一利字。夫利己。妄欲也。見可欲而心動。無恥也。亦曰不知恥也。古人曰無勇。自

懷大志。行天地之事。不失浩然之氣。取正氣而立身。此乃先王之訓。天地生人。有賢愚之分。天地亦有晦明之異。能明其正。復能守其正。此之謂賢。○不明其正。或不能守其正。此之謂愚。能守正者則昌。失其正者則乏。世俗每有盛衰之說。不必介及。一人之命也賦諸天。天地無私愛。日月無私照。○昌與乏。皆由一念而來。故一人之念。不可不慎。故古之君子。必慎其獨。○克念作聖。其此之謂。一念既正。其意必誠。意誠而身不正者。未之有也。○心正之端。則為修身。古之君子。以立德立言為修身之本。一身易修也。○一善易行也。非正不視。非正不言。一動一念。不失其正。其身焉有不修。○聖賢可慕也。慕其德也。故曰。去其不如舜。處今之世。則宜守道。守道之方。是由守正而始。不離其正。則可守其天心。天心至正也。道。正氣也。○吾願世人慕道。守道。衛道。

海無波浪地無塵。身有心靈性有神。

三代而還全一氣。太蒼一粟集於真。吾乃

白居易也。曰。居於宇宙之間。不為世俗所拘。自能與世推移。君子見機而作。

不俟終日。大易之句。有深意存焉。古之君子。皆不憂不懼。無他。坦蕩蕩也。風雨未來也。奚足介。風雨既來也。又何能使之去。及其去也。又與前何異。故君子之立身也。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亦曰。憂道不憂貧。富貴吾所自有。又何求焉。一人之所求者何。不外明道。苟道不明。於富貴何有。苟能明道。則可視富貴如浮雲。故君子之修身也。先誠其意。意一誠。而心必正。心正而後身修。理也。達於天下與否。數也。亦天運也。人事不能及焉。故人處於宇宙之間。未遇則獨善其身。苟有所學。則與人同。求道之士。必使己身。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凡所為各事。則皆可質諸天地神明。夫獨善其身。亦修身之端。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明天地之道。復天地之理。非聖人之言不言。非聖人之行不行。本於禮而進。本於節而退。一禮一節。君子不可一日失。聖人之道。集於忠恕兩字。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而明忠恕。天下之大也。四海之廣也。無不能往。無不能察。無他。明理也。亦明道也。道在邇。咫尺之間可尋。直尋則道現。故君子不枉尺而直尋。處於斯世。而參先王之道。集天地之正氣。而貫於一身。則不

枉天地與人之靈。

三代江山色尚新。古道悠長幸有人。

道德文章千古事。禮樂詩書養達人。吾乃

陶淵明也。曰。人之生也。具有其節。其節懷於本性之中。雖曰非剛非烈。唯永久不屈。苟其道也。苟其義也。則進。屈於志也。則不進。天地之間。以節為本。苟無節。則天道不存。五常八德。亦以一節而持。苟無其節。則五常何在。人受天地之靈。亦以一節而富之。人間富貴。亦以一節而配。苟非以節而配。則可視富貴如浮雲。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禮智。天爵也。仁義禮節。亦天爵也。一節一智。皆合乎天道。四時以節而貫。人生亦以節而貫。達與不達。別一事也。己欲達則達。天爵也。何必公卿大夫為。從心之所慕。從性之所配。順天道而行人事。古曰知天。可言則言。庶不夫言。有德者必有言。有德者四海可遊。古曰知言。交以道。接以禮。一交一接。由節字而貫。古曰知人。樂其所樂。安其所安。等富貴如身外物。古曰知命。亦曰樂天。世事紛繁。尤宜以禮節之。應退由方。謂之知節。不怨

天。不尤人。謂之明道。一知一明。兩事也。以明配知。順也。以知配明。

樂也。故曰明天地之命。知人知命知天。或曰天不可知。此知字近乎見字。天理可明。天道亦可明。又馬曰。天不可知。知天之方。在於誠意之內。一誠其意。又何事不可參。既能參之以理。復能窮其理。又焉不知。故曰。己欲立則立。己欲明則明。其始也。先寡其過。既能寡過。而身必修。身既修。而學焉有不貫。所謂窮理。必先齊其本。以節為本。則無往不利。不失其節。則天道可明。

滄桑之後復滄桑。一往一來一復光。

唯有文章傳萬世。斯文兩字証玄黃。吾乃

柳宗元也。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孟而還。傳流不盡。生斯世也。宜體天地之心。以仁義為本。忠恕為懷。一為務本。二為知本。三為齊本。人不忘本。則天地之心可存。飽食終日。有何所司。撫心一問。則良心即現。天地之生人也。必有其因。其因為何。則曰仁與義而已。仁之本。實為一慈。曰孝曰弟。不離乎仁。仁不離乎慈。慈不離乎恕。入則孝。出則恕。守先王之訓。不忘孔孟之傳。行有餘力。則可學文。夫文章。天地之精華也。或曰人世之革。滄海桑田。屢變不已。唯有文章。則可傳諸後世。故文不可或缺。鑄史鎔經。文士之責。傳孔孟之訓。亦文士之職。文士之職。其重如此。故宜窮經。先求其理。再求其意。由理而達。則無不通。由意而括。則無不盡。狂瀾可畏也。狂瀾可挽也。狂瀾可止也。狂瀾可遠也。非先王之言不言。非孔孟之訓不傳。一為口口相傳。二乃由文而傳。口口相傳。祇及於當代。唯文章可傳諸百世。文章之重也有如此者。世人每曰。唐宋八家。無他。守文士之責也。既明天地之心。復明天地之意。又何不竭己之力。而啟己之心。世人讀前人書句。每忽畧其意。苟其意不傳。其文未必能解。夫前人之為文。說大人則藐之。莫視其巍巍焉。蓋孟子之世。與孔子之世不同。變經從權。君子之道。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此非變經而何。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此非變經而何。故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順天則可。

君子之於天下也。先天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又曰。憂道不憂貧。

道。萬世之事也。貧。一時之景也。萬世之事。宜竭己之力而為。一時之景。何足介及。夫道。天地之正理也。中庸一卷。取一道字為本。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又曰。可離。非道也。道之精與有如此者。守一道字而去。則无往不利。孔子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取此四母。亦窮其意。則可明為人之本。前人有通儒。有孝儒。皆君子之儒也。夫通儒。一生皓首窮經。守先王之訓。傳先王之道。以己所獲。而傳諸後世。通儒不介貧字。夫孝儒。以聖人之心為心。以天地之意為意。取一仁字為本。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古之君子。無不致力於道。天下有道。則五穀豐登。民無橫逆。天下無道。其變有不可言者。道不可失。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此之謂守道。再由守而達。則為傳道。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非傳道而何。讀前人之書。明前人之意。本前人之心。行前人之事。

事到無心傍外寬。寬於五內用心觀。

觀其將變察其變。變則有由亦有盤。吾乃

邵康節也。曰。明世事。察其理。明泰山。察其氣。一氣冲霄代復代。鍾靈靄瑞

乾坤載。清風明月一同觀。歷朝人事此間載。泰山之下。芸芸衆生。明其盤坐。未識地層。水可來淹。唯淹不入。火可來攻。唯攻不及。泰山之畔。一人任人耕。從不相擾。各自謀生。閱人乘馬。閱人步行。從不過問。一任奔騰。一霜一雪。一風一月。一任其來。一來卽脫。謂其為節。其節亦澈。謂其為形。其形亦烈。泰山之中。四面皆空。一無所住。容有其容。屹立年年。不稍移遷。形亦不變。如色之堅。謂其為氣。其氣亦備。謂其為安。安為一理。泰山之巔。直接青天。歷朝不變。其卦為乾。其象曰。小人出。君子入。校兔脫。日照及。一有其形。人皆可見。一有其成。人皆曰演。見者覺也。演者慕也。由慕招妒。意中事也。雪不傷松柏。雪裏亦能發。霜雪本天然。一切皆浮白。再行一步去。自覺心半遂。安步勝高車。自滌胸中慮。不須恨展翼。一定有其力。觀乎孟子書。仁者永無敵。

轉瞬之間千百變。清風明月如常演。

一任滄桑不斷遷。養氣明心性自真。吾乃莊子也。曰。身處乾坤之中。守先王之訓。入則孝。出則弟。凡事本諸良心。則

無往而不利。以天地之大。何物不容。以一心之廣。亦何物不容。凡人處世。

先以一讓而及人。與人以方便。力之所逮者行之。滄海桑田。屢變不已。

人生在世。又何苦斤斤計較。今日居東。明日是否仍可居東。所以處世宜向

寬大着想。一讓何傷。一退又何傷。且觀萬物。無有不變。有變於速。有變

於緩。要之不外一變。唯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則自盤古而還。歲歲如此。

無他。天道也。人在世間。自有其道。謂其為仁道。取一仁而為人之本。本

立則道生。故古之君子。無不慕道。亦無不護道。夫道也者。近於浩然之氣

。塞乎天地之間。由學而知。由知而博。道也。別善惡。辨是非。道也。濟

人之急。解人之難。道也。不念舊惡。與其進。不與其退。道也。逍遙豁達

。不為物欲所擾。道也。知天。知命。知言。知行。道也。處世非難。閱世難

。難在觀山不識山。能明世界藏一粟。何有花殘與月殘。

千秋不易亦不變。變在人事性不健。

健則常存。存在乾。乾坤萬代一盤真。吾乃

孟浩然也。曰。人處乾坤中。與萬物齊容。一生同一長。萬代亦同風。沾天地之

潤。享之永無盡。向四時而輪。果哉天地信。天地既生我。豈無一因在。一
生成一果。此果齊內外。內則為心靈。外則為物形。物可移心性。宜向心察
明。十歲就外傳。孝弟貫心靈。由一善而護。由此達人情。讀書為明理。理
向靜中求。天地一正理。由一己而求。一為慕古人。古人能我覺。二為考古
文。古文助學博。一載有四時。四時分八節。求其理則知。再求理則澈。春
象人少年。一切皆齊發。本天地生機。由一直理達。夏則為壯年。由壯而正
氣。此氣聚於中。一生皆可冀。秋象人半老。明世界一圖。分天地人道。再
別逸中勞。冬則為暮年。非殘缺之意。養一生之堅。明世間各事。由少年起
學。八德貫心靈。事事不離正。如履霜堅冰。壯而行所學。覺前時未覺。人
生何人生。博學何博學。半老則閒味。屆此時性定。明前所未明。已進入精
境。老來自回溯。否有善可告。在此一生中。否明天地數。遇歷有如此。閱
世行世事。知之為不知。括三代之意。或致力於田。順人事天然。農由天地
奠。人間別有天。或致力於士。執孔孟之旨。取三王為師。明堯舜之意。或
致力於商。仰當年子貢。竭一己之長。與四方齊共。或致力於工。公輸子是

慕。必先堅其中。然後明世數。思不出其位。素其位而行。不介逮不逮。由勤自力行。不正者不思。不道者不語。不義者不持。不禮者不著。不離於八德。每舉慕三王。三萬六千日。括及一心房。

一量括中懷。中懷常覺快。一任風雨來。風雨亦助快。我予人以善。四海皆兄弟。我予人以言。人未必及第。士各有其志。唯不離大義。知之為知之。百年亦一試。春來百花發。爭趨者滔滔。一任人吟咏。証世人所蘇。己不與人爭。為知天地意。祇美春農耕。農曉天地義。夏蓮人罕咏。放謝自放謝。罕有明天命。又不明取舍。蓮花何其勁。出淤不染淤。奈何人罕識。放殘在一湖。秋菊何清高。秋霜根不入。肅殺亦扶蘇。吐秀池邊立。賞者有幾人。世間罕識珍。務遠而舍近。清俗有誰分。欺霜與傲雪。祇有嶺中梅。節勁而清秀。天然大地培。梅放於郊外。雪裏更清高。今時如古代。大哉植物豪。人亦有如斯。可貴者骨節。處乾坤之時。能應及八節。貧賤不能移。骨節為之幹。人生未遇時。如舟未抵岸。有才必有用。此調古今同。勤清慎智勇。更慕古人風。泰而不驕者。亦威而不猛。君子之風在。每言皆中肯。山川有善貫。門內有其門。

古色。日月有常力。乾坤正氣存。聖賢由此出。我自有前程。前程由我定。我欲有前程。其前程在性。一任人算命。一任人問卜。我自有前程。天賦本生福。我命由天賦。立命在於己。我命將如何。由一心而起。有疑者則卜。一卜分禍福。唯我無疑心。無疑則是福。人生取達觀。與四海同寬。心靈由

教孺子。曉之以孝弟仁義。入則孝。出則弟。千古不易之天經地義。孝者順也。又曰。不逆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凡為人子者。常宜善體親心。夫孝與忠。兩者不相離。故古人有言。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視長輩以弟道。則四海之內可通。又從而教以守善去惡。由善而行。則四海皆兄弟。我以善待人。則盡吾職。或聞惡言則不聽。一任如風之過。人能非禮不視。非禮不言。非聽不聽。非禮不行。則身已入善門矣。孟子道性善。有其所本。復有其所見。人之生也。其性為善。故教孺子。則必導之以善。由善而進。然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庶幾每言從善。每舉亦不離善。何謂福。善也。何謂禍。惡也。一善一惡。其果有如此者。莫曰道難行。日夕宜衛道。莫曰路難行。

天然一正路。行者行。從善而登。善者得其福。常在福中登。身處乾坤中。所見唯大道。地形或不同。唯不離大道。大道在咫尺。咫尺可進身。古人留金石。金石可潤身。

隱聞古寺戌鐘鳴。鑄史鎔經養性靈。

身居宇宙陰陽攝。心性相符上下明。吾乃

王維也。曰。古寺一聲鐘。心靈宇宙通。萬法存心性。乾坤永不窮。日夕自研經。明世上崢嶸。性化清靈現。亦履霜堅冰。居安則思危。慕古人之揮。守天賦之位。從空太乙歸。慕道復護道。明三王之數。白雲雖曰高。仍可青青步。日月有其長。心靈豈無用。乾坤共一章。拳拳一善奉。直道則為善。乾坤祇一途。心安磐石奠。意與泰華高。不嫌夜寂寂。寂寂養心靈。研經不亟亟。亟亟或留形。天賦一身來。性靈太乙回。萬年同一匯。世或曰輪迴。輪迴任輪迴。性靈自我培。心空無明晦。清泉取一杯。慕行宇宙事。夙性浮生至。無懷是一師。知始復知止。勇在一心間。安然入善闕。性靈老不散。髮斑任髮斑。泰然何自在。何有渾噩來。生人一百載。桃花尚未開。(蟠桃也)。我

自有主宰。主宰與生來。安內而調外。芝蘭任己裁。策杖向東移。訪無極之師。撫心一再問。我否步遲遲。師曰非遲至。適合問聞時。乾坤一正氣。師曰子何知。半知亦不覺。能支者未支。頓明人取舍。又明有所持。一笑向西行。羨農夫自耕。忽然心一悟。乾坤有幾層。問農何所獲。農曰子未覺。農與我齊耕。唯各有振作。已讚農勤苦。農慰已心苦。為何而苦生。苦生則無苦。農夫為孰忙。己亦為誰忙。忙非己事。忙極亦潛藏。南向樵夫遇。問其往何處。樵指一深山。山樹接甘澍。問其斧何在。樵曰不需斧。攜斧有其人。執柯另一斧。樵示人進退。復授受理據。舉首見雲衢。俯見牛羊隊。千秋不易景。堯舜同一境。知程者取程。何有水火併。北移逢牧子。借短笛而吹。牧子未明意。笑問客為誰。告之曰生人。人生我亦生。牧子明來意。奉笛而不行。一吹散內悶。得失自然判。世情共一觀。立地明其半。善哉一牧子。明事復明意。知之為知之。一足為一旨。上看白雲飛。下察世生機。言義不言利。雖奇亦不奇。一日人生一日學。忠信人間不漠漠。眼前一派是前程。留心一望自然覺。

百代光陰一轍出。萬物靜觀皆可悅。

人生應有達觀存。清風明月齊白雪。吾乃

王義之也。曰。生於天地之間。而存達觀之念。與天地同榮。與日月同永。以靜而觀萬物。由有形而至無形。又由達觀而通天地之態。由有象而歸無象。一山一水。天地之常態也。一草一木。天地之生機也。人為萬物之靈。既得其靈。而不用其靈。可惜孰甚。或用靈而不正。更為可惜。夫人之靈。正道也。明天地之命為靈。別是非。分長短。靈也。好善惡惡。靈也。八德貫於心。靈也。舍己為人。靈也。見善則趨。聞惡則避。靈也。內配聖賢之言。而行善人之事。靈也。不為物欲所蔽。靈也。讀書求理。靈也。一人之靈。其用有如此者。惜物惜時。古人所本。一為敬天。二為知命。欲求明聖賢之言。則可專心致志。先向忠恕兩字而參。苟有未明。則宜再考。夫忠。天性也。受天之命而還諸天。在理為順。在道為達。一道一理。兩事也。○既明天命之所歸。而行天命之事。不背天。不逆理。一忠存焉。故曰報天。夫恕。推己之量也。於人無不容。言忠信。行篤敬。皆取一恕而前。以忠而報天。以察其要。庶幾不離護道之方。

來復復來更來復。消長盈虛千載屬。
莊蕡光陰永不留。慕道護道宜至篤。吾乃
劉伯溫也。曰。天道好還。無往不復。地道從厚。發暢草木。人道從溫。百代載穀。護道由心。守之至篤。夫天道。以旋為本。一旋一轉。一往一來。乃有興替之態。夫興替。運也。天地之運為自然。觀乎日月之相替。寒暑之更移。依時而展。一展則舒。舒則生。生則長。由一長而至一臻。是謂一運。曰地運。曰人運。曰物運。無不與天運相關。故曰天干。地支。人事。物理。其理如此。但不考不明。先從地運而言。其理甚顯。觀其草木。則可知其氣青茂。氣接蒼蒼之態。地貫滔滔之源。其土潤。其色鮮。運在生機之中。

又觀其鄰。則牛山濯濯。其土涸。其色灰。運已轉也。或問之曰。運何而來。運何而轉。則將對之曰。數也。天地之數也。天地之數不可逆。苟能逆其數。則其數亦非數。堯舜何以不長生。周朝何以不常存。數也。世曰一盛一衰。一長一消。亦指一數而言。地運尚且如此。人運又何獨不然。故一人之運。宜從一定而參。一參其變。再參其如何而變。夫變。數之極也。故曰否極則泰來。應運而變。在所不免。有若同舟而渡。人去己亦去。不能逆其數。惟有順其變。順變之方。在於一定。其定在堅。非在固。堅則不易。不易則暢。一為順天之命。二為順世之態。夫天命在人。人或未覺。天地之生人也。其間豈無一意存焉。人之靈。在於一心。故心宜正宜純。一正為天命。一純為性命。天命在心靈之中。能明寒暑之將至。既明寒暑之將來。再由一考。則可知已運之將變。故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花之將殘也。必有其形。人之將盛也。必有其氣。故曰事可前知。雪何以寒。暑何以酷。其間必有一因。溯自盤古而還。未見有長春之地。由此可知天地之數。

跋 庚子年拾壹月初七夕

所過者化存者神。一靈一氣集於身。

道法自然由一炁。大哉天意護斯文。吾乃

呂純陽也。曰。書曰。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旨哉斯言。吾讀三教明宗一書。頓覺天地之炁。三寶之精華。皆生於無極。由無極一動。而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由是而生。其間之奧妙。非目所能見。手所能指。但其意可悟而明。夫釋家之經。人每曰虛幻。但苟能悟明其奧。亦非虛幻。就以心字而言。釋家謂之一人之主宰。是說也。孰能非之。故釋家之說。謂其深奧。則可。謂其為虛幻。則不可。至曰儒家立說。亦向心字而發。苟能正其心。則可。可為君子。是說也。與釋家何異。至於道。人每謂之虛渺。亦有謂之不切實際。但從道家之說而分析。亦不外先從人心而始。三教明宗一書。節節不離心性兩說。一心一性。斯文所賴。讀者宜從其意而參。無泛泛然謂其不求實際。

庚子年拾一月初七夕

從善而登接節高。為人宜戒避辛勞。

守一而前無不利。且看南山色又蘇。吾乃

赤松也。曰。三教明宗書。今已撮其要。子可悟其餘。由與而明妙。今年勸善科。此為首一課。平地一聲雷。從此調水火。開壇必有經。取三教同程。由心而至性。啟先後之靈。勸善壇之本。著書洞之基。由心性而啟。先從察一微。來年勸善者。不可後於人。以泰覺為範。每屆可留文。立願四十載。庚子已迎機。此書宜細讀。由此補其蘿。毋濫派。可珍藏。由小而明大。心心相印接皇皇。我重視。符其旨。三教同源一本師。四十年之事。一本繼一本。二卷括醫書。由庚子而始。讀之綽有餘。書曰持其志。諸子行其事。大哉應世時。庚子年初始。吾聞善不窮。宜向善途從。此乃千秋洞。先後天亦同。

庚子年義務職員

正總理老鳴覺少變	副總理吳玄覺廣智
正司理陳持覺汝鈞	副司理鄒高覺銘基
正司庫唐恩醒子良	副司庫馬朗覺成德
正普濟陳蠹覺立	副普濟程練覺一強
正勸善黃泰覺水	副勸善馮新覺講卷
正經誠黃友覺允政	副經誠盧渡覺佐榮
候補董事湯直覺仰魁	書衛清覺仲虞

秘書衛清覺仲虞

候補董事湯直覺仰魁

庚子年秋發起乩出

癸卯年義務職員

正總理唐恩醒子良	副總理黃友覺允政
正司理陳蠹覺立	副司理鄒高覺銘基
正司庫陳持覺汝鈞	副司庫吳玄覺廣智
正普濟老鳴覺少變	副普濟湯直覺仰魁
正勸善黃泰覺水	副勸善盧渡覺佐榮
正經誠馮新覺講卷	副經誠馬朗覺成德
秘書衛清覺仲虞	副稽核李晶覺元炳
名譽顧問梁勤覺鈞轉	
吳式儀海澄	

出版日期：癸卯年八月廿三日初版

承印者：永安盛印刷廠

香港中環必列啫士街三十七號A—D
電話：四三六五三九·四五四九五八